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八賢傳 第十五回 見美色陡起淫心 誑金童醉酒殺人

自古強徒行不良，霸佔婦女作妾房。不但莫能隨心意，臨到身死命有傷。

話表白玉問達兒且：「我中朝是何人哄你前來犯邊？講。」

達兒且口呼：「白大將軍，休要生嗔，你朝中有一國老索艾，差人下書與我，書中言白翁被害，中國無能將，教小王發兵奪取北京。那時小王不敢二次犯邊。保定府住的張英，是索艾義子，來小王國內游說，將小王之心打動，才來犯邊，這豈不是中國設謀滅我國嗎？」白順天聞言，微微冷笑曰：「如此說來，你吃了索艾之虧。既然如此，你寫降表，放你回國。」番王達兒且立刻用劍割下襯袍，有一尺長，咬破手指，用血寫了一道降表，雙手呈上，白公接來一看，曰：「倒也罷了。」遞與於公，於公看畢，問曰：「這一場羞辱自何而得？」番王曰：「吃了索艾、張英之虧。」於公曰：「你既吃他二人之虧，你回營去再寫一道表章，將二人勾兵一一敘明帶進我朝，可以給你洗冤。」番王聞言大喜，遂牽馬走出三十餘步，方飛身上馬回營。

於公、白公一同率領眾將兵丁回自己營盤。

番王奔回自己營盤，迎面與胞弟狐狸豹相遇，口呼：「皇兄勝敗如何？」番王言了一遍，二人進營，大帳落座。番王曰：「我寫一道將索艾賣中國江山的表章，派御弟你同白大將軍到中原獻表，此仇恨可報。」狐狸豹曰：「既然如此，小弟願上中原一走。」番王欣喜，把索艾賣國表章寫畢，吩咐小番給二王爺拉馬伺候。這狐狸豹將表章背好，飛身上馬，逕奔大清營盤。營門小校報進大帳，於公、白公、石林出營接入大帳，賓客相待。歇兵三日，班師奏凱回朝，先從保定府押解偷營二賊奔赴北京，這且慢表。

再表當初白公被索艾所害，滿門家眷綁在法場，那時關聖帝君用一陣神風把白公夫婦刮到保定府於公處藏身。白公之兒女刮到大名府，有一王媽媽，膝下並無兒女，收留白金童、白秀英兄妹二人當兒女，如親生一般看待。白金童改名王緒章，送在南學讀書。兄妹是雙生，皆是年庚一十六歲，白秀英終日在房中習學針黹。這日秀英在房中做衣，想起父母不知存亡，不由二目垂淚。王媽媽見她落淚，就知她心中有事，口呼：「我兒你悶倦了嗎？咱園中開的極好的菊花，我同你去賞玩去。」

白小姐有心不去，恐媽媽問落淚之故，我說想父母，豈不冷淡了媽媽之心腸，想到這裡，只得擦乾淚痕，口呼：「母親要去看花，兒隨母親一行。」母女二人走進園中，看花散心解悶。

不料牆外有一土豪田旺義，原是兵部田貴之姪，乃是監生。

捐了二府前程，在這一帶橫行霸道。每日帶領數名家丁莊客，牽犬架鷹，興圍彩獵，從此而過。田旺義在馬上望園內看得真切，見一年約五十餘歲婦人同一年少年美貌女子觀菊花。田賊勒馬目不轉睛照定小姐觀看。王媽媽猛一抬頭，見牆外一人望看園內，即叫：「女兒，咱回去罷。」母女二人回家去了。

田旺義見美女已去，不由神魂飄蕩，險些跌下馬來，遂問家丁田德，這是誰家的花園，田德說：「這是秀才王賢的。」田賊說：「王賢不是死了好幾年了嗎？他家還有何人？」田德口呼：「老爺，你老還不知道，那王賢並無兒女，他婆子又不改嫁，她仗著是秀才娘子，眾人不敢惹她。三年前拾了一兒一女，我見過她拾的兒在南莊讀書，名喚王緒章，生得天庭飽滿，地閣方圓，眉清目秀，唇紅齒白，前在府考中了案首，日後秀才不愁穩中。你老問這花園做嗎？」田賊說：「回府再說。」

回到家中向田德說：「適才我見一女子，大約是王緒章之妹，生得如天仙一般。我有心娶她為妾，派你前去說親。你若是說成了，我賞你一千銀。」田德聞言，口呼：「老爺，這件事不中，一則老爺有四五十歲，與那女子年庚不齊；二則咱家現有太太在室；三則她算是秀才的女兒，那王緒章又考中案首，豈肯令妹妹與人作妾，若去提媒與老爺作妾，不用王緒章不依，只怕王媽媽生嗔，她又身體強壯，打人無敵手。」田旺義聞言，把眼一瞪，罵道：「好奴才，別人怕她，咱爺們不怕她。」

你只管前去提媒，她若識時務許親便罷，若不識時務，不許親之時，咱再硬搶那女子去。她縱然告到府縣，我是二府前程，一時不能定我罪名。再差人到京哀求你太老爺，懇求索國老之情面，下一封文書至府縣衙門，莫說她是秀才娘子，就是舉人進士娘子，問她個刁告不實，誣控官長之罪。你去提親，休要延遲。」田德知道王媽媽的厲害，不敢前去。

一旁轉過壯丁張虎子，無論何事，好頭裡跑，因此送他外號「莽皂鬚」。呼：「老爺，這事極好辦，若依我不用去提媒，現放著打圍的二十餘人，一齊闖到她家，把那女子搶來，憑她有何勢力，任她使去。」田德接言說：「好，好，好！張大哥的主意不錯，就是無人打頭。」張虎子說：「我打頭。」田德說：「張大哥打頭很好。」田旺義聞言歡喜，遂帶領二十餘個打手，狐假虎威住王家門首而來。

不多時來到王家門前，田旺義勒住馬，眾人止步，張虎子近前拍門，大聲喊叫：「快開門。」王媽媽正然紡線，忽聞外面拍門甚凶，遂急忙出房來至大門內，把街門開放，望外一瞧，見一群人，人叢中有一乘馬之人，正是在園外偷看女兒的那人，暗想：「今日必然禍事臨門了。」忽見張虎子惡狠狠望門內闖。王媽媽大怒罵道：「狂徒，小兔崽子，你望哪裡鑽？」王媽媽劈面一巴掌，把張虎子打在那門框上，腦袋崩得「咯噔」

一下，又用力往外一推，張虎子摔出五六步去，只跌的「咳嗽」一聲，哼哼站不起來。那些莊客家丁見此光景，誰敢近前。又見王媽媽操起一根大棍，指著田旺義說：「看你是一鄉紳模樣，乃尊貴之人，為何打門打戶，自取其辱，老娘看你是文墨人，不然一頓大棍，把你狗命追了。」言罷，回身將街門關閉，自進房中去了。田旺義被罵得啞口無言。此時張虎子扎掙站起說：「好打！從來沒吃過這場虧。」田德說：「你以為她是尋常的婦人啦！當初王秀才在世時，來了一伙滄州強盜，夜間明火劫她家，被她一條棍只打得跪下告饒，才饒放了。」

眾家丁說：「虧了咱們皆未近前，若近前吃她一頓好打。」田德說：「故此我不敢前來提媒，咱們且回去罷，家中再商量。」田旺義說：「既是如此，暫且回去商議。」眾家丁隨著一同回到田家埠門前下馬，到大廳內落座，只是咳嗽歎氣。

田德在一旁口呼：「老爺，且不要煩惱，小人有一計，管教她把女子送上門來。」田旺義忙問：「是何妙計？」田德說：「咱家少爺與王緒章常一處會課，待會課之日，老爺將王緒章請來，慫恿勸酒灌醉，把使女殺死一名，把金銀上好衣服放在王緒章面前，就說他殺死使女，偷盜衣服、金銀首飾，把他送到當官，有賊有證，有憑有據，老爺再使幾百銀上下打點，治死他不難。那王媽媽若聞王緒章做出這不法之事，定然把他妹妹趕出門外，無論落在誰家，前去提媒，她家必然送上門來。」

田旺義聞言曰：「這條妙計很好，勿須會課之日，就於今晚行事，恐他回家機關泄漏。」即刻寫了請帖，命田德送到王緒章書房。白金童接過一看，見是田宅的請帖。暗想：「我來他莊唸書已經半年有餘，常與他兒子一處會課，那狗子大模大樣的，無相交之意，怎麼忽然下帖請我，想必見我考了案首，有人泮之望，想和我作個相與也是有的。」想到這裡，向田德曰：「我在貴莊唸書，未曾至貴府拜謁，有何德能，蒙田老先生台愛請我。你先回去，對你家老爺說，我且回家稟明母親，再造貴府拜謁不遲。」田德口呼：「相公，我家老爺吩咐，小人若請了王相公來，便有賞；若請不來，將小人革除不用。王相公當成全小人，隨小人去才是。」遂請安催促。

白金童見他這樣懇切，只得稟明師長，辭別眾同學窗友，隨著田德來到田府門首。田旺義聞報出來迎接，含笑曰：「久仰王相公才高北斗，今日幸臨，寒舍增光，有失遠迎，當面恕罪。」白金童掃地一躬曰：「晚生有何德能，蒙老先生台愛。自來貴莊唸書，未曾拜謁，老先生品居高貴，晚生是一寒儒，不敢高攀。」田旺義笑稱：「王相公說哪裡話，鄉親世誼，何言高攀二字，而且是儒門之士，正在妙年，府考案首，高發其可量也！像老夫五十餘歲，身居功名，亦終於此而已矣！」白金童曰：「老先生過獎

了。」謙讓了一會，一同進了大門，在大廳分賓主落座，家丁獻茶，茶罷整酒上菜，真是山珍海錯、美味佳餚。白金童只當真心飲敬，放懷暢飲，自日晡飲至日落，才站起告辭。田旺義攔曰：「豈可速回！我慕你才學淵博，將小兒喚至家來，得以領教。」白金童曰：「晚生才疏學淺，有何學問，既蒙台愛，倘若問我，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。」田旺義命人秉上燈燭，白金童認為真實相，酒已飲的酩酊大醉，說：「晚生要寢。」立起身來，邁步奔牀，晃裡晃蕩走了兩三步，撲咚跌臥塵埃，不省人事。

田旺義吩咐田德、張虎子嚴密辦理此事，自己在書室候信。

候至夜半，田德口呼：「張伙計，我去栽賊，你去殺人，各乾其事。」張虎子聞言，手持鋼刀往廚房內喚出一名丫鬟，一刀殺死；田德包了一包衣服首飾金銀放在白公子身畔。天明之時，田旺義來到大廳，走近白公子面前，故意罵道：「好一個賊子王緒章，我請你前來良友相待，不料你竟做著無法無天之事。」遂吩咐給我捆縛起來，送縣究治。眾惡奴近前捆綁，白公子朦朧驚醒。不知白公子吉凶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